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續三

宋

王

元

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為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

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忘也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寄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運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草飲水以實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仕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式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

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聞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逍遙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鬻熊之間無徒驪於鑄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誅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夫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常無為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為而欲為義偃兵以愛民

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教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

順從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闡濟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謂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瘡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瘡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存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圓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適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揚棄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燮鼎而夏造冰夫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手吾道於是手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揚棄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斲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則無為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至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手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隲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兵王浮於江登手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為委蛇攫抓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頽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強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頽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喙頽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我必賣之彼故需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需之嗟乎
 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丘頽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
 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
 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
 所以引匠石為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
 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
 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
 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
 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
 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鴉生於突若勿
 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
 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享
 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
 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
 燕蓋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
 易於是則而需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
 食肉而終醫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
 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
 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動致其所惡則
 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

大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合者罷是以一人之漸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克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援受

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蔬荒自以為廣官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竟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瞻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諡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眾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

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董也枯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為而亂無為也適來所以為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為之累矣大夫種者

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為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鷓目鶴脰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

改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

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為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益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禍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為名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為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至矜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

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蓋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蓋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也循有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極者
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
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
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
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韻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有大揚摧乎閭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
韻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
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感復於不惑是高大不惑
無智則無感有智則有感道不可問而問
之是感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感解感也
能無智則不感也故曰復於不感復於不
感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
大不惑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感於儻來之物而
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

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
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
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己以求進是以

積

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為而抑之也夫冬則
擗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
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欲
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
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為如此矣所謂入
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
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
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速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
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
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
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
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
也與之為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
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
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